

福建思想文化大系

总主编 张帆

庐隐全集

卷六

王国栋
编

福建思想文化大系

总主编 张帆

庐隐全集

卷六

王国栋
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HAIJIAO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庐隐全集. 第6卷/王国栋编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5.9

(福建思想文化大系/张帆总主编)

ISBN 978-7-5334-6774-6

I. ①庐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8340 号

策划编辑 苏碧铨 祝玲凤

责任编辑 祝玲凤

装帧设计 季凯闻

目 录

1934 年

致陆锡禛信（二）	3
致《人间世》信	4
给黄九如的致谢信	5
我的创作经验	6
窗外的春光	8
读诗偶得	12
复《人间世》信	16
复赵清阁信（一）	17
复赵清阁信（二）	19
我第一次所认识的社会	20
梦	
——夜的奇迹之十一	24

夏天最后一朵玫瑰（〔英〕摩尔原作 庐隐译）	27
少女的哀愁（〔英〕兰特原作 庐隐译）	29
庐隐自传	31
附：庐隐的故事	
——《庐隐自传》代序（邵洵美）	97

1935 年

格列佛游记（〔英〕斯威夫特原著 庐隐译注）	105
附：《格列佛游记》序（李唯建）	139
都市风景线	141

附一：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（李唯建）	144
附二：吟怀篇（节录）（李唯建）	148
附三：庐隐正传（王国栋）	151

编后记	183
-----	-----

1934 年

致陆锡祯信（二）

锡祯先生：

前来示并《华安》第三期所刊拙著《火焰》之稿费单均已收到，谢谢！兹由邮寄上余稿六章，望妥为保存，陆续刊登为荷。

周蜀云先生已来沪^①，如有暇，甚盼来寒舍一谈。先生能为我转达此意否？

天气风厉，敬祝

兴居纳福，并望稿到示覆。

黄庐隐上

一月廿三夜

（本信件写于1934年1月23日，发表于1934年6月10日《华安》杂志第2卷第8期；同期还刊有庐隐致陆锡祯两信的手迹和《火焰》原稿影印件）

^① 《华安》主编陆锡祯曾向厦门大学教授周蜀云约稿，周先生于是推荐他去庐隐处索稿。

致《人间世》信

两奉手示并发刊词敬悉一是^①。缘忙于校课，未克即覆为歉。兹抽暇草得短文一篇《窗外的春光》，由邮奉上。望祈查收并覆为荷。尚此敬覆，并请
撰祺！

黄庐隐谨启

三月十五

（本信件写于1934年3月15日，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20日《人间世》杂志第4期）

^① 一是，犹一切。

给黄九如的致谢信^①

……足下牺牲精神时间为隐代课，复坚却微酬，高谊令人铭感。唯无功受惠者，未免愧怍耳，特此崙函鸣谢，并颂春祺

妹黄庐隐书

三月卅日

（本信件写于1934年3月30日，连同庐隐手迹发表于1934年7月16日《现代女性》创刊号）

^① 1934年3月，庐隐任教于上海工部局女中，因怀孕不时请同事黄九如为她代课。此为给黄九如的致谢信。刊载时略去收信人姓名。

我的创作经验

我虽过了十年创作生活；在这十年之中世变无穷，就是文坛也是花样几翻，时而浪漫文学，时而写实文学，时而普罗文学，真是层出不穷，一个作家站在这种大时代的旗帜之下，有时真不免惶惶然不知何所适从。

不过这仅仅是浮面的形象，——据我个人的意见，一个作家必具有几项根本条件，这些根本条件是亘古不变的，是永远的真理，那么这条件究竟是什么呢？兹略举如下：

甲、一个作家必具有“诚恳”的态度，美国写实派詹姆士说：“唯诚恳为作者无上之权利，应尽量享受之，占有之，扩大之，宣传之而欣赏之。全人生皆属于汝……”

因为小说家所表现的，是真实的人生，这种真实的人生，不是虚夸的态度，所能表现得出的，所以要作品含有真实性，使读者感受深切，那么作家必具有诚恳的态度，当然毫无疑

义了！

乙、作家应具有“忍耐”之条件，佛罗贝尔之言曰：“文学天才仅为长期的忍耐”。这所谓忍耐自然指着修养而言，因为一个作家，要以人间的事实，采为作品的材料，第一对于事物不能无精密的注意，细心的审办，以发现众人所未窥到的另一面；而这样的努力非有忍耐心者不办。

丙、充实个人生活：除以上所说的两项以外，作家还应当充实个人生活，因表现人生，当以作家生活经验为基础，虽然经验有间接的，直接的分别，但无论如何，作家生活经验越丰富，其作品的真实性也越浓厚，反之则其作品不免空虚无力，——虽然有时想象的真实，会胜过实际的真实，但想象的根据，仍不能离去既往的经验，所以一个优越的作家，其生活经验必定是丰富的。

除了上列几项之外，当然还有，如艺术手腕之训练等，因限于时间，不能详述。总之欲成一个优越的作家，对于自身的生活的充实及人格的修养，与文字的工具的熟练，都不可放松，能如此，即使不是特殊的天才，也应有相当的成就吧！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3月《女青年》月刊第13卷第3期）

窗外的春光

几天不曾见太阳的影子，沉闷包围了她的心。今早从梦中醒来，睁开眼，一线耀眼的阳光已映射在她红色的壁上，连忙披衣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把洒着花影的素幔拉开。前几天种的素心兰，已经开了几朵，淡绿色的瓣儿，衬了一颗朱红色的花心，风致真特别，即所谓“冰洁花丛艳小莲，红心一缕更嫣然”了。同时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，喷鼻醒脑，平板的周遭，立刻涌起波动，春神的薄翼，似乎已扇动了全世界凝滞的灵魂。

说不出是喜悦，还是惆怅，但是一颗心灵涨得满满的，——莫非是满园春色关不住，——不，这连她自己都不能相信；然而仅仅是为了一些过去的眷恋，而使这颗心不能安定吧！本来人生如梦，在她过去的生活中，有多少梦影已经模糊了，就是从前曾使她惆怅过，甚至于流泪的那种情绪，现在也差不多消逝净尽，就是不曾消逝的而在她心头的意义上，也已经变了色

调，那就是说从前以为严重了不得了的事，现在看来，也许仅仅只是一些幼稚的可笑罢了！

兰花的清香，又是一阵浓厚的包裹过来，几只蜜蜂嗡嗡的在花旁兜着圈子，她深切的意识到，窗外已充满了春光；同时二十年前的一个梦影，从那深埋的心底复活了：

一个仅仅十零岁的孩子，为了脾气的古怪，不被家人们的了解，于是把她送到一所囚牢似的教会学校去寄宿。那学校的校长是美国人，——一个五十岁的老处女，对于孩子们管得异常严厉，整月整年不许孩子走出那所建筑庄严的楼房外去；四围的环境又是异样的枯燥，院子是一片沙土地；在角落里时时可以发现被孩子们踏陷的深坑，坑里纵横着人体的骨骼，没有树也没有花，所以也永远听不见鸟儿的歌曲。

春风有时也许可怜孩子们的寂寞吧！在那洒过春雨的土地上，吹出一些青草来——有一种名叫“辣辣棍棍”的，那草根有些甜辣的味儿，孩子们常常伏在地上，寻找这种草根，放在口里细细的嚼咀；这可算是春给她们特别的恩惠了！

那个孤零的孩子，处在这种阴森冷漠的环境里，更是倔强，没有朋友，在她那小小的心灵中，虽然还不曾认识什么是世界；也不会给这个世界一个估价，不过她总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，是有些乏味；她追求另一个世界。在一个春风吹得最起劲的时候，她的心也燃烧着更热烈的希冀，但是这所囚牢似的学校，那一对黑漆的大门仍然严严的关着，就连从门缝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也只是一个梦想。于是在下课后，她独自跑到地窖里去，那是一个更森严可怕的地方，四围是石板作的墙，房顶也是冷冰冰的大石板，走进去便有一股冷气袭上来，可是在她的

心里，总觉得比那死气沉沉的校舍，多少有些神秘性吧。最能引诱她当然还是那几扇矮小的窗子，因为窗子外就是一座花园。这一天她忽然看见窗前一丛蝴蝶兰和金钟罩，已经盛开了，这算给了她一个大诱惑，自从发现了这窗外的春光后，这个孤零的孩子，在她生命上，也开了一朵光明的花，她每天象一只猫儿般，只要有工夫，便蜷伏在那地窖的窗子上，默然的幻想着窗外神秘的世界。

她没有哲学家那种富有根据的想象，也没有科学家那种理智的头脑，她小小的心，只是被一种天所赋与的热情紧咬着。她觉得自己所坐着的这个地窖，就是所谓人间吧——一切都是冷硬淡漠，而那窗子外的世界却不一样了。那里一切都是美丽的，和谐的，自由的吧！她欣羡着那外面的神秘世界，于是那小小的灵魂，每每跟着春风，一同飞翔了。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只蝴蝶，在那盛开着美丽的花丛中翱翔着，有时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小鸟，直扑天空，伏在柔软的白云间甜睡着。她整日支着颐不动不响的尽量陶醉，直到夕阳逃到山背后，大地垂下黑幕时，她才快快的离开那灵魂的休憩地，回到陌生的校舍里去。

她每日每日照例的到地窖里来，——一直过完了整个的春天。忽然她看见蝴蝶兰残了，金钟罩也倒了头，只剩下一丛深碧的叶子，苍茂的在薰风里撼动着，那时她竟莫名其妙的流下眼泪来。这孩子真古怪得可以，十零岁的孩子前途正远大着呢，这春老花残，绿肥红瘦，怎能惹起她那么深切的悲感呢？！但是孩子从小就是这样古怪，因此她被家人所摒弃，同时也被社会所摒弃。在她的童年里，便只能在梦境里寻求安慰和快乐，一直到她是〔赘字〕否认现实世界的一切，她终成了一个疏狂孤

介的人。在她三十年的岁月里，只有这些片段的梦境，维系着她的生命。

阳光渐渐的已移到那素心兰上，这目前的窗外春光，撩拨起她童年的眷恋，她深深的叹息了：“唉，多缺陷的现实的世界呵！在这春神努力的创造美丽的刹那间，你也想遮饰起你的丑恶吗？人类假使的连这些梦影般的安慰也没有，我真不知道人们怎能延续他们的生命哟！”

但愿这窗外的春光，永驻人间吧！她这样虔诚的默祝着，素心兰象是解意般的向她点着头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5日《人间世》半月刊杂志创刊号）

读诗偶得

年来以心为形役，未尝不惆怅而独悲，唯生于今日工商业发达之世，欲不为口腹之累，悄然远行，势有所不可能者，无已则忙里偷闲，于口耕舌种之余暇，闭户焚香，细品清茗，读古人佳作，俾此心暂入“悠闲”之境，亦扰扰人世中之一乐事也欤？

近读古人诗，偶有会心处，辄拉杂书之，今以公之同好，不知亦有当否？

（一）诗不可学，然亦不能不学。盖不可学者，诗人锐敏之感觉，热烈之情感，丰富之想象耳。而不能不学者，则其描写之技巧，如音调之铿锵，声律之和协等，皆由于锻炼而成。

学古人诗有二法：（1）客观方法学诗，即每家一体，分而学之。如王湘绮是。（2）主观方法学诗：以自己为中心，无论何诗，皆当前后一调，成为自己独具之风格。李太白学诗亦分